

在这本书里，历史不是概念，不是结论，历史是过程，是细节。



见证 百年西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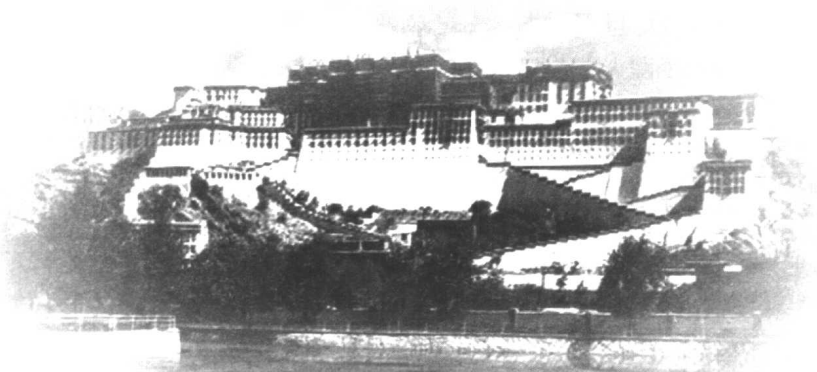
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

五洲传播出版社

见证

百年西藏

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
(上册)



五洲传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见证百年西藏：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 / 张晓明编

北京：五洲传播出版社，2003.7

ISBN 7-5085-0242-6

I. 见… II. 张… III. 历史事件—西藏—20世纪

IV. K29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 第050844号

《见证西藏》(上册)

审 读：王丕君 郭云睿 朱宏立 任丹红

终 审：董云虎 吴 帆

责任编辑：荆孝敏

编辑助理：刘 康

摄 影：兴 华 李九龄 陈乃文 陈宗烈

张晓明 吴景春 周 欣 朋措扎西

金待元 袁克农等

设计制版：北京永乐时代营销策划有限公司

《见证西藏》(上册)

五洲传播出版社

地址：中国北京北三环中路31号 邮编：100088

电话：82008174 网址：www.cicc.org.cn

开本：140×210 1/32 印张：7.25

2003年7月第一版 印数1-3100

ISBN 7-5085-0242-6/K·433

定价：28.00元

前 言

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，西藏正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，告别过去，走向未来。

已经过去的20世纪，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世纪。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，西藏经历了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。前五十年是旧时代，后五十年是新时代；前五十年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，后五十年是社会主义制度；前五十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，经济停滞，人民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；后五十年将帝国主义势力彻底驱逐出西藏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。西藏社会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，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，从封建统治到民族自治，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的四个大的转折，然而，这一变化是怎样实现的呢？

曾经亲历过这个时代的一些人，回忆和记述了20世纪发生在西藏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，诸如色新·洛桑顿珠的《我参加接待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的经过》；夏扎·甘登班久的《回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座床典礼片断》；李有义的《西藏，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》；陈锡璋的《西藏从政记》；拉鲁·次旺多吉的《拉萨英语学校破产记》；黄明信的《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》；雪康·索朗塔杰的《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》；焦东海的《修筑藏康公路的故事》；阿沛·阿旺晋美的《谈1959年“3月10日事件”的真相》；林田的《在山南凯松庄园参加民主改革》；吉普·平措次登的《我亲身经历的西藏民主改革三十年》以及《班觉伦布村农民的自述》；



《从饮食文化的变迁看我们藏民族》、《帕贵唐的变迁》等等，这些文章详细描述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、西藏的和平解放、民主改革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。作者从自己的视角，真实而客观地展示了西藏社会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，叙述自己亲历亲见的详细经过。历史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
在这本书里，历史不是概念，不是结论，历史是过程，是细节。这是色新·洛桑顿珠在《我参加接待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的经过》一文中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着装的描写：

第二天上午10点，我们三个机构的代表和宗本都穿戴礼服。孜森穹噶(孜森穹噶是布达拉宫中达赖喇嘛寝殿的传达室)和雪噶(雪噶指布达拉宫山下摄政办公处的传达室)代表身着僧官服饰，内着马蹄袖短褂，腰系红色缎带，挂笔套，脚穿紫红色朝靴；我身着噶厦七品官礼服，头戴碗口大小的黄色礼帽，穿紫红色长外套，系腰带，挂笔套，脚着枣红色朝靴。我们束整衣冠，携带阿细哈达，乘快马到墨竹工卡外两公里处恭候中央政府代表团。

再如恰白·次旦平措在《纪念百万翻身农奴获得新生的日子》里写道：

一个农奴，分到了两匹马、一头牦牛、一头黄牛时，给它们喂好草料后，他也睡了。但他听到牲口脖子上的铃叮咚响时，觉得与平时不同，就睡不着了，他不敢相信牲口真的属于自己。于是他拿着灯到牲口棚里一个个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这才睡了一个好觉。

朗杰在《今日凯松人》中描述：

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入雪域高原，凯松人习惯于耕地种粮的手，摸起了方向盘，开起了商店和饭店。过去整天围着锅灶转的平措卓玛，冲破“经商耻辱”的旧观念，在泽当镇繁华地段开起了批发商店。几年的苦心经营，这个凯松的农妇发财了，资金积累达数十万



元，还购买了“东风”卡车和一辆桑塔纳轿车。

我们正是从这些平实而详尽的过程和细节中，读出了西藏一个世纪的变化，读出了厚重的历史感。

本书的每一位作者，都经历了西藏两个时代的转换和社会变迁，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过世，有的现在也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，即使是部分年轻作者，也对西藏社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，有着外人难以了解的感受，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历史，正因为如此，这部书才弥足珍贵。

编者

目 录

- 李有义 1
西藏，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
- 色新·洛桑顿珠 17
我参加接待国民政府专使黄慕松的经过
- 夏扎·甘登班久 23
回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片断
- 嘎雪·曲吉尼玛 拉鲁·次旺多吉 31
拉萨英语学校破产记
- 陈锡璋 41
西藏从政记
- 周 谷 61
“西藏贸易团”美英之行始末
- 恰白·次旦平措 75
略述新旧西藏人之人权
- 孔萨益多 83
回忆九世班禅出走内地的前后经过

- 汪德荣 赵清阳 89
跟随夏日仓活佛进藏记
- 金中·坚赞平措 95
我在昌都解放之后
- 朋措扎西 105
我所经历的西藏和平解放
- 黄明信 119
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
- 吴景春 125
徒步穿越青藏路
- 雪康·索朗塔杰 133
迎接中央代表进藏记
- 牙含章 147
护送十世班禅回藏纪实
- 焦东海 163
修筑康藏公路的故事

ACE 57/08
05

- 阿沛·阿旺晋美 171
1959年“3月10日事件”的真相
- 王 贵 181
西藏叛乱始末
- 林 田 195
在山南凯松庄园参加民主改革

西藏，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

李有义

1945年，西藏社会状况的考察印象

藏传佛教是构成西藏的神秘面纱

黄教的崛起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，改变了西藏的历史

什么叫“活佛”？活佛就是已经成了佛的人，他仍然活在人间

今天人们对西藏的了解比过去一千年里了解的还多，

西藏神秘的面纱被慢慢地揭开了





西藏，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

[李有义（1912—）著名藏学家。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，1944年作为国民政府驻拉萨蒙藏委员会办事处驻藏官员进藏至1947年下半年离开，共在西藏任职三年。期间，李有义不畏高原奔波之苦，走进了西藏许多地区的庄园和牧场，直接接触社会底层的农民和牧民，同时研究西藏的宗教和文化。此篇文章是一个社会学家眼中的旧西藏。]

长期以来，西藏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在人们的印象里，西藏是那么遥远和不可知，它的一切事物都带有神秘的色彩，因此“神秘的西藏”几乎成了西藏的通称。但是从50年代初西藏和平解放起，这层神秘的面纱就慢慢地被人们揭开了。时至今日，西藏已经和祖国的其他民族地区一样，是一个自由的、开放的、人们正在繁忙地建设新生活的自治区。本文就是要探讨这神秘的面纱是如何形成的，它又是怎样被揭开的。

解放前的西藏，是一个中世纪式的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。西藏的僧俗统治阶级满足于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这种封建农奴制完整地、永久地保持下去。他们实行封闭政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他们深怕外界的影响会损害他们的社会制度，固此千方百计地防止外部影响的渗入。

长期封闭的结果，使西藏社会停滞不前，经济落后，文化闭塞。封建农奴制的剥削，使广大农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西藏农奴生活的悲惨，如果不是亲自目睹，我也是难以相信的。

1945年，西藏社会状况的考察印象

1945年秋冬，我曾在前藏作了几个月的考察旅行。在沿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约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，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败的景象。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几处人去楼空的废墟，垄亩痕迹依稀可辨，人烟却已杳杳。我所经过的这种“鬼镇”何止百处。这些遗迹告诉我们西藏在历史上，人口比当时多得多，是什么原因使西藏变得如此荒凉呢！

我出发考察时正是秋收季节。这个季节就是在内地比较落后的农村里，你也可以在农民的脸上看到收获的喜悦。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农村里，我却不曾看到一副喜悦的面孔。我所看到的是贵族和“差领巴”(收租人)对农奴的怒吼和鞭打，我所听到的是农奴的哭泣和叹息声。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，当时的凄惨景象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

旧西藏拉萨市郊羊达谿卡的农奴在用木犁耕地 陈宗烈 摄



让我再谈一些情况。我当时是对西藏的社会状况进行考察，沿途和村民谈话，绝大多数人竟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进行。最使我惊异的是不少地方还保持着“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状态。有一次我在林芝的一个叫作卢定的村子里换“乌拉”（旧西藏时政府规定百姓需要支应的一种无偿劳役制度，这里指无偿接送政府官员的人，分为两种，一种叫“萨催”，是短站差，由这一站送到下一站；一种叫“宗吉”，是长站差。）一位50多岁的老妇人牵了一匹马来，我就和她聊起来，问她前一站的那个村子有多少人家，有没有寺庙？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，“本波拉，呃卓莫nyun”，意思是我没去过。起初我以为她在骗我，因为前面那个庄子相距不过五、六里，看都看得很清楚，她怎么会没去过呢？后来旁边的人告诉我，这位老妇人真的没去过那里。在西藏农村里辛苦一辈子没有离开家乡的大有人在，这不是农奴不爱出门，而是他们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，没有领主的许可，他们是不能自由行动的。

西藏人都爱喝酥油茶，我在考察中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喝上酥油茶，那些赤贫的农奴，不仅喝不上酥油茶，连真正的茶叶也喝不上。在我考察中，一路上所看到的乌拉娃（支差者）几乎都在喝一种代用品，一种称为“白甲”，意为青茶，实际就是青冈栎的皮和叶子。另一种称为“邦甲”，是山地上长的一种苔藓。这些代用品熬出的水象茶的颜色，但却没有茶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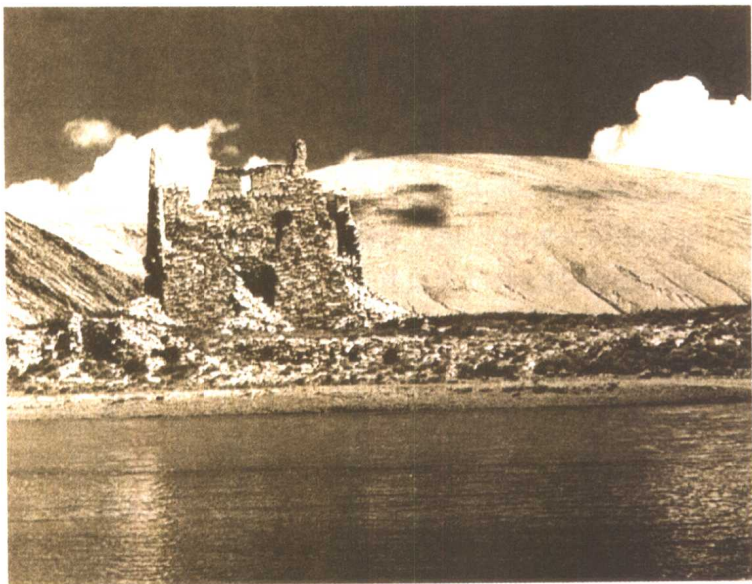
糌粑是西藏人的主食，但并不是农奴们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的。秋收后，农奴们交完租粮就一粒不剩，他们只能从领主手中把刚交上去的粮食借出一部分来吃，并作为新债背起来，这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。借粮一般至多只能借到半年的口粮，这种领主就算很仁慈的了。农奴至少有半年要靠吃野菜和野生植物的种子来度荒。

我在考察时曾想过，西藏的农奴遭受着如此残酷的剥削和压迫，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？我也向农奴问过这个问题。不料他们的答复却是“第，赖哉”，意为这是业果。他们相信今世受苦是前世造了孽，今世受苦才能洗净罪孽，下世就能转生到更好的境界。这就是喇嘛对他们的教导，而藏民是坚信不疑的。农奴一生一世都是为未来积累功德，贵族用鞭子抽他们，他们还以为是在为他们洗罪呢！这样的意识怎么还敢反抗呢？这种宗教的麻醉比刑罚还可怕。刑罚有时可激起反抗，但宗教的麻醉却使农奴服服贴贴地为农奴主做马牛。

我在考察时心中还想，象这样的社会怎么可以存在下去呢？但是，如果不是解放，如果不进行民主改革推翻农奴制，西藏人民不知还要在农奴制的枷锁下生活多久。我深深爱着西藏瑰丽的山川，我更爱勤劳朴实的西藏人民。但我也曾经为他们忧伤，在我获悉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以后，我终于开怀了，我知道西藏得救了，西藏人民将获得新生。但还是经历了一场火的洗礼，才最终地将封建农奴制推翻。

藏传佛教是构成西藏的神秘面纱

西藏的宗教是藏传佛教，通常也称为喇嘛教。佛教于7世纪中传入西藏，人们把这归功于藏王松赞干布的两王后——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。虽然两位王后使赞普皈依佛教，还建筑了大小昭寺，但吐蕃王朝之世，前后约200年里，佛教始终在与原有的苯教作斗争。在吐蕃王朝的末期(9世纪初)佛教的势力略有增长，但最后还是在反佛势力的影响下，由末代赞普下令禁止佛教，使佛教在西藏中部中断了约70多年。这一时期在西藏佛教历史上称为“前弘期”。以莲花生教法为主的大乘教是这一时期的主流。



旧时，沿着雅鲁藏布江旅行，村庄杳无一人，房屋倒塌，人去楼空，满目凄凉
周欣 摄

吐蕃王朝崩溃后，西藏发生了一场奴隶起义，奴隶主被推翻了。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农奴主。谁能啸聚人众，占据地方，建立统治，谁就成为一方的诸侯。从公元 842 年吐蕃王朝灭亡到 1247 年萨迦派首脑萨班向蒙古军队输诚，这中间整整 405 年，西藏是群龙无首，诸侯争霸。由于萨迦教派率先归顺，元朝对之优礼有加。元世祖忽必烈不仅奉萨班之侄八思巴为尚师，而且将西藏地方也交由他统治。当时前后藏共编为十三个万户，全由八思巴管制。这是西藏建立的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。

从公元 10 世纪中，佛教在西藏开始复兴以后，称为“后弘期”。这“后弘期”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出现了许多教派。教派的出现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。当时的政治形势是诸侯争

霸，而扶植一个教派则是争霸的手段。在蒙古军入侵西藏时，当时的霸主是萨迦派，萨班是这个派的头目，他本身也具有万户长的身份。我们不需要把各个教派和诸侯们的关系列个表，只需指明这种关系就够了。诸侯们设法利用宗教地位来加强他们的权势。萨迦派就因他们的霸主地位赢得了元朝皇帝的册封，成了整个西藏地方的统治者。但是别的教派并不满意萨迦派的统治，他们仍然在继续争霸。

萨迦派统治西藏不到100年，就被另一个叫作帕竹噶举的教派代替了。就在它统治的90多年里，教派之间的战争也几乎是无日无之。帕竹本身也是一个万户，教派也是由这个家族所创立的。在元朝的统治下，单靠地方争霸并不能确定他们的霸主地位，他们还需获得中央王朝的认可和支 持，因此各个教派不仅要在当地争，还需得到中央王朝的认可和支 持。各个教派的头头们把争取到中央的支持列为头等重要的事。帕竹家不仅在战争中打败了萨迦派，而且也是因为得到了元朝和明朝的支持，才成为西藏的合法统治者。这种程序一直延续下去。帕竹统治西藏80年后，又为噶玛噶举派的仁蚌巴所代替。仁蚌巴统治了100多年又为它属下的大臣辛霞巴所代替。辛霞巴后来被称为藏巴汗，曾企图消灭其它教派的势力，成立全藏政权，但未获得成功。从13世纪中，元朝在西藏建立萨迦派为首的政教合一政权起，到17世纪中厄鲁特蒙古固始汗扶植起黄教政权止，在前后约400年的时间里，西藏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、稳定的地方政权，而是在中央政权的册封、庇护下，各个教派仍然是分庭抗礼，各自为政，除了对共主（藏语称“贡玛”，意为皇帝）表示效忠外，谁也不服谁。在元代蒙古兵力较强时还能参与平息地方的骚乱，到明代以后，就全靠封赏、贸易来维持关系，但是西藏与中央王朝间的关系并没有减弱，相反地还有所增强。



黄教的崛起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， 改变了西藏的历史

在这期间有两件大事是值得提出的，这就是黄教的崛起和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。因为这两件大事改变了西藏的历史。

在黄教兴起以前，西藏主要的教派有宁玛派、萨迦派和噶举派。萨迦派是首先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教派，盛时权势很大。噶举派有四大支八小支势力也很大，它的帕竹派、噶玛巴派也曾先后当权。这些以万户为后台的教派把家族与宗教混合起来。萨迦大寺应该是这个教派的道场，实际上则是昆氏家族的私产，法王都出自昆氏家族，而且是父子相传与世俗家族并无区别。帕竹派则是由朗氏家族控制，教主和万户长都出在同一家族。其它教派的状况也都是大同小异，由于这些教派的上属都拥有领地和庄园，有大批农奴为他们服役，因此他们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。他们几乎是僧俗不分，教法成为他们取得权力和财富的手段。这就是黄教兴起前的环境。

黄教也称格鲁巴，意为“善规派”，是由一位青海僧人宗喀巴（公元1357—1410年）所创立的。他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。宗喀巴的改革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纯洁了佛教，如僧侣严守戒律，保持独身及遵守学习次第等，而主要在于他使佛教摆脱了家族的控制，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。这是一种想使政教分离的努力。在这一点上他只成功了一半，他的确使寺院摆脱了某一家族的控制，寺院本身也形成一种独立的势力。但是在使政教分离方面却未能达到目的，这是由于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所造成的。黄教终于成了西藏的统治教派，但它是依赖外力而登上宝座的。如果没有固始汗的支持，黄教掌权在当时是不太可能的。黄教于1642年正式成为统治教派，直到1959年。